

小队长李二知道，糙米是生产队里最年轻最捣蛋的劳力，他一点也不就范，一点不上套。

当时糙米初中刚毕业，李二在队里分配他轻快省力的活儿，收庄稼前，让他看看坡。浇地时让他守守畦口子。就这样待他，他若一时不高兴，还要大牌呢。

李二在给社员们分配明天的活儿。为了讨好糙米，当着大家的面，他主动让糙米烟卷抽，想不到糙米竟然连连摆手，说：“没这个恶习”。

为了改造糙米，李二特意分给他又脏又累的话，让他推土运土杂肥，让他用铁锹翻地，让他去参加挖干沟，还紧盯着他干活儿，挑他的毛病。等活干完了，李二做总结时点名批评了糙米，糙米竟急了眼，一下子跳起来，本能地攥着袖子，说：“少给我扣帽子，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可是三代贫农”。弄地李二当场下不了台。

自从糙米娶了老婆，成了家，他的犟脾气好了许多。他跟着舅舅学了一门木工手艺，这可增加了他的自豪感。好在他心灵手巧，人们盖房垒窝，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谁家不与木器打交道？为了找他帮忙，人家总要奉上笑脸暖语，好酒好菜地伺候着。

糙米也学会了抽烟，李二为了哄他高兴，还是客客气气地让他烟卷，他眼皮不抬一抬，拍一拍自己的裤兜，里面装着旱烟沫子和纸卷，他说：“自家有。”这个不吃嘴不吃腥的家伙，着实让小队长心里窝火，火气越积越大，直到他给糙米分配活儿时，提到糙米，嗓门就陡然提高好几度。

李二升官了，成了大队书记助理兼任贫协主任。村书记把播音室的钥匙给了他一把。于是，大喇叭里除了书记，就是他李二的声音了。“有的社员年纪轻轻，不好好务农，在家里偷偷摸摸做圈椅子卖，走资本主义道路……”。

糙米挣脱了媳妇阻拦，拖着一根棍子，直接找到李二家，推开角门就喊：“狗蛋（小队长的乳名），你说谁？给我说明白了。甭想借着形势扣大帽子。”

李二已经端坐在八仙桌边，端起饭碗吃面条，他把碗一推，厉声呵斥：“就你，怎么了？还反了你了！”

黄瓜架马上支起来。李二家的做饭吃的赶快挡在两人间，糙米媳妇也紧跟过来。糙米一下把棍子扔掉在地上，高声大喊：“谁吃你这一套？老子不干了！”

这句话震蒙了小队长，不干什么？这叫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队里点名，糙米真的没来。李二派人到他家找他，他家大门上了锁。人们嘁嘁喳喳地议论说，糙米和媳妇跑了，一起闯关东去了。

“什么啦啦，拉锯刨花，艺不压身，走遍天下我怕谁？”大家再次想起了糙米的口头禅，不免心里生了几分佩服。“糙米真行，说到做到。”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寨生活，村里演电影前的《新闻简报》，大寨丰收景象，小麦，谷子，玉米，苹果，那些忽然拉近的特写，不



春之末

气温犹在冷暖交替中螺旋上升，太阳却忽然不再吝惜他的光芒，张口吐出遍野锦绣。那些早就跃跃欲试的情感与生命，在更明媚的光影里，越发急不可耐起来。

棉的、毛的、绒的……一件件保暖衣裳被人先后搁进衣橱。身热了，心便也迅速热起来。大街上随处能看见花红柳绿。

新栽的树苗看到老树一脸温情，知道自己一头嫩叶已然长成。地上长着根须，天上振动翅膀的，谁都没有落空的期待，各自安下了各自的家。春果兑现了对冬的承诺，一路引领我们，直抵心所向之处。

如有长行，请选择在春天里启程。春天里也有花开又落，但在你来不及哀挽时，又会有更多花开，且更持久更烂漫。

当我们纵身穿过团团花雾，一直走到春之末，可以宣布：我们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春天。

抢行几步，我站在了春的前头。在脚下垫几块砖石，回望这个春天。我看到了渴望看到的风景：一群舞者环绕着春的女神翩翩起舞。春之女神舒展臂膀，扬手洒落一波波瑰丽的景观潮……春绵延不绝的气息几乎要陷入人梦了。

我嗅着花香的味道，努力保持着警醒，惟恐心里生出不甘与衰淡。

弃旧生新，来日方长。心净与心静，是幸福的感觉。寻找幸福的人，可以放心把心情托管给春天。

春有万紫千红，春有锦绣前程。让我们的故事都睡在春天里吧。成了标本也不怕，失去了水分不会失去色彩。

春就要别我们去了。未来虽多纷扰，春的脚步依然迂回而轻盈，胸中激情，尽可待时而释放。

我的双手，还满是挖野菜时沾上的泥土。我只能在心底完成对春的致敬——她在把我们的心

时引爆人们的欢呼惊叹。

尽管糙米跑到了东北，村里他的音讯全无，他在东北的心中，也早已种下了一个小楼梦。

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升为村书记的李二，让糙米的叔伯哥哥给他写信叫他回来，好落实土地承包事宜。

他终于回来了，开着威武霸气的时风三轮车，车上坐着他的媳妇。二人走的时候还很年轻，回来已经人到中年了。街坊们窃窃私语“怎么还不生孩子啊”？

承包的土地落实了，糙米还在田头种上了界柳树。他心中的小楼梦越来越清晰，几乎成了他的终生理想。但他没有说，他只是反复提起某某某成了万元户，去县里戴大红花开了表彰大会，还奖励了一千块钱呢。

当他喝了几杯白酒，万元户这个词会在她嘴里说上无数遍，终于有一次酒过半斤，他从酒席上忽地站起来，宣称：“俺早就是万元户了。”大家愣了。村里的人们半信半疑，若不是万元户，他能买得起三轮车吗？

终于有一次糙米喝了一斤白酒吐露了实情，他嘿嘿一笑，说：“其实，我早就是万元户了，是负的，我东拼西凑借钱买的三轮车”。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翻盖了新瓦房，可糙米家还是泥墙院子和五间土坯房子，他心里着实不悦。尤其是村里的大喇叭，正好对着他家，李二的嗓音沙哑，说话土地掉渣。最为可气的还话里话外指向他。

他一口气之下，开着三轮车到了镇上，买回来一个崭新的大喇叭。他把喇叭口对准了书记家，结结实实地拴在了自家的那颗老枣树上，让老婆在屋里调试着功放机，他吹了吹，喂喂了几声，心满意足地从树上溜下来。

这一村子里有戏了。只要书记家喇叭响，他立即打开功放机播放音乐，什么《王汉喜借年》，什么《李二嫂改嫁》《马大保喝醉了酒》。十里八乡的人都能听到，都在说着这个有趣的新闻。

有人说，糙米疯了。他见书记家为娶儿媳妇，雇了一场电影《喜盈门》。第二天，他也雇了一场《神秘的大佛》。电影散了场，邻居听到糙米家两口子打架，糙米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就要争这口气。”老婆说：“俺表哥说，你借了他三十块钱说买麦子种，你转头就雇了电影，电影队的驴车是可以随便用的么？”

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不论种麦子玉米还是棉花，糙米家地一目了然，最不起眼的黄矮慌乱的那地，一定是糙米家的。

糙米外出打工，到一家家具厂当师傅半年多，他觉得人家老板挣钱容易，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才挣到几百块。他不甘心，他要当老板，自己开家具厂。

于是，他把半年多挣的工资，买了电锯、刨子和喷漆用的气泵，载满了一三轮车拉回来了，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家具厂。

或者有订单，或者联系外地市场，给人家供应桌椅厨床，需要钱买木材原料，需要费工出成品。他自己，开足机器忙了几天，就累焉了。

这让糙米老实了两三年，他不得不乖乖地给另一家家具厂当师傅。他挣一段工资，心又躁动起来，他的小楼梦越来越强烈了。

“没儿没女，照样起楼”。糙米总是言必行行必果，他信心满满地开始行动了。他开始为修楼备料，石头、砖、瓦，水泥檩条大梁，门、窗，楼梯预制板，他在实现他的小楼梦。

泥瓦匠活，木工活，他什么都会干，也隔三差五地找街坊和亲戚帮忙。从立秋到立冬，有着两组缓梯的石砖钢筋水泥的二层楼主体终于建成了。

只是，马上就要下雪了，门和窗户口还敞着，别说内装修，连墙缝也没勾抹呢。从村外远远望去，很像鬼子的炮楼。

小楼主体挺立了两三年，期间，糙米的老婆得了乳腺癌，没钱医治，死了。他在一个冬天，开着三轮车去县城买东西，回来的路上，由于路面结了冰，出了车祸。

后来，他的叔伯兄弟的儿子继承了这块家业，把小楼拆掉，盖了三排养猪场。

作者单位：韩四路小学

四季长短录

◎齐永山

完全陶醉的时候，自己也有了一个无比从容的归宿。

由春入夏，是时光纹上那条生命线，在被温暖之后的自觉延续。

看看吧，春会用她全部的时间、生命、体力和心思，以夏的名义继续展示她由内而外令人目眩的美，去赌一场人世间轰轰烈烈的爱。我拭目以待。

夏之初

春尾里点下几窝丝瓜和扁豆，不几天便拱出细嫩芽来。待它们两瓣子叶完全展开，迎面招手的已是夏日风。

赶在春末最后两天，门前空地上我又栽下两沟子葱、二三十墩韭菜。返着苗的功夫，夏天的太阳便转过来了。

春主生发，夏主生长。我期待的收获开启了夏日旅程。

垄间小麦顶着浓郁日光，孕出穗头做着扬花、灌浆准备。塘里芦苇才高到将能藏住十来岁顽童，藤本植物在朝着最近的支撑物悄悄攀援。

季节轮换，唯由春入夏不及引人悲引人喜——后来者正忙于去春未竟的事业。

此时节，柳絮早已舞罢，借风势由春舞进夏的是杨絮。更艳的背景，更盛的排场。妖妖娆娆舞在天际间，眩人双目。飞鸟是乔装在梦里的花。无叶无瓣，也不让人闻香。你站在那儿，看似迎面而来，在贴近胸口瞬间总又绕肩而过。

纷扰里我只管照顾好自己种下的菜。勤于浇

秋之尽头

不及悲秋，秋已到尽头。秋月圆圆缺缺，秋雨几番敲窗来过，秋的落日与晚霞一次次匆匆去了……树的叶子继续飘落，展示着最后的秋之静美。

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念的，自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过的。从此不复再生眼花缭乱的景，谁与谁都可放心素颜相对了。

风影里的轻轻花香，月影里的朦胧往事，被愈

金色澄波湖

◎王天书

(一)

盛夏初秋分外娇，
杨柳婀娜朝天啸。
北山墨绿含天色，
百鸟争鸣唱九霄。

(二)

南湖清波升月夜，
华灯金碧照水郭。
顽童嬉闹繁星灿，
歌声天外诗意多。

(三)

荷花漫堤虫鸟鸣，
仙子红粉日月荣。
叶绿边黄秋风吹过，
肥藕泥沉脆脆声。

(四)

长虹卧波一线天，

车桥闹珊珊翩跹。
东城桥头人欢笑，
西口学堂金榜传。

(五)

飞虹脚踏双环抱，
碧空彩霞一汪瀑。
天鹅飞雁恣意游，
金阳撒满鱼水谣。

(六)

林森曲径乐逍遥，
亭台阁榭连鹊桥。
绿色渐消金黄至，
果香瓜熟人未教。

(七)

连廊八拐似栈桥，
移步缓行赏青草。
出水芙蓉方娇艳，
快门按下多妖娆。

(八)

济水澄波南北阔，
岛屿偶尔献婆娑。
燕雀春来筑巢穴，
惊鸿山下又一客。

作者单位：天书传媒

小雪

◎王世峰

二

小雪节来瑞叶晚，
霜天雁唳气寒寒。
多情笔下追风月，
举首时穿已万年。
注：瑞叶：雪花的雅称。唳：(音：力)雁、鹤鸣叫。

作者单位：区商务服务发展促进中心

依然不要忘记拥抱生活，感受生活之美。

一

若香灶火微，
酒醉蒙羊肥。
小雪窗前舞，
携诗满院飞。

雨中絮语

◎刘丽佳

悠悠飘然而落，正好落在了我的头顶上，顿时，心中漾起了阵阵涟漪。“嗨，你好呀，你也想让我载你一程，看看前方新起的‘上与浮云齐’的大楼么？想体验一下休闲娱乐、活动健身于一体的广场吗？”

看到前面的澄波湖大桥了吗？宽阔平整的桥面，造型独特的栏杆，整体柔美的弧度，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眺望远方，古朴典雅，傲然屹立。

我们在桥上看看雨中的澄波湖吧。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中，或浓或淡，清幽静谧。看，湖面上泛起的那层淡淡的轻烟，仿佛一袭轻纱罩着湖面，几分娇羞，几分妩媚，令人心旌摇曳；瞧，那湖中的小亭子，静静地矗立在水面上，隐隐约约看到有一人撑伞，慢慢走在连接着亭子的曲桥上，为其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诗意；看到那残败的荷叶了吗？它倔强地在雨雾中挺立，犹如一幅精彩绝伦的水墨画，让人百看不厌。

到植物园的小路上走走吧，树木挺拔，小草翠绿，各色菊花绽放，景观造型形态各异，犹如走进仙境一般，陶醉其间，流连忘返。

来愈烈的风一并卷去了。可以确定，不会再有人分花拂柳而来。

潮热轻燥而致的胸腹郁结，到了该释去的时候了。往回看，路还长着呢。

花之娇艳不再有，果之丰硕不再有。摒弃了一切装饰，连语言亦变得多余。但一切都没有结束，平地上还将卷起千堆雪。

借助夜幕里的萤火、天心间的皓月，风萧萧中与秋作别。走在未来夜路上，你将见到火焰在坚冰里燃放。

有自我放逐的精神，就有反抗严寒的气度。天凝地闭中便是举步维艰，也且不可挫了锐气。路漫漫中还需自求索。

黛青长空下，存本色、固根源乃是天定的法则。

放羊的老汉双手叉在大衣袖里，抱紧鞭子，看着路边一带母羊兴奋地喷着鼻息，抢着舔食落叶也咀嚼老熟的草籽。哺乳幼崽那是明年青草鲜嫩时的事了。

我把亲手种的葱全刨了。气温一降再降，葱会愈长愈空。菜农也割净了地里末茬韭菜。不能再等了，所应收获的，一点也不能踏在手里。

田野里应收的都将被尽数收走，还能再长一段时间的只剩白菜了。看别人家地里种的白菜，正层层包裹出水晶一般的心。

行坐都见俯仰翻卷的云，前程里徘徊的是萧萧风。天气的变化，容易添人牵挂。

接至的光阴里，有冰冷的天光化日，也有月黑风高的夜。时间的推移，也会教人青丝变白发。

我的亲人呢，都去哪里了？每回临出门，可要记着加衣再加衣，要防着寒潮突然来袭。以手捂心，我坐在秋的尽头。尽赏秋风，等待一束心的冷却。

冬之到来

秋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冬的门口。有些沉寂，

有些冷清，阳光变得低而远。猛回头，那些盛日里孜孜以求的，已经不知归谁所有。河东的扬尘，被迫逐到了河西。

徘徊在冬的门前，秋默默洗尽了身上最后一丝铅华，掩身在岁暮天寒之中。谁能挡得住斗转星移呢？七星斗柄由西移转到北，天下就皆冬了。

远处的沧海，近处的桑田，沉下身收住心，皆以不变而待万变，开始自觉顺应天地变革。

按照自画的路线图，我一路走来。沿途有花开有叶茂有果香，从一个起点忙赶着奔往下个起点，哪里想过可以在哪个节点停留呢！

感谢四季有冬。让我可以静下心来，直面四野铮铮苍莽，梳理一下长久积存的凌乱情感。从此，我将试着揭去心头虚设，把自己还给自己。

是的，清冽的冬会教你怎样脚踏实地地生活。越冬的农作物常被晨雾笼罩，酷暑下遗落的棉桃都僵在地里了。

在大的寒流到来之前，天不会有多冷。来自夏秋时节储存于地表的余热，还可支撑一阵子。我的小菜园也空了。挨着那畦菠菜我又开出个小畦子，撒下葱种。明年春上便可割到一茬嫩葱吃了。

冬的到来，一切都将封闭得愈来愈严实。自春历夏经秋，有多少事不及提起，便沉淀到了心底。说不出的便不说了，无需说的更要缄口。储存下些许希望，静静等待下个春暖花开。

不管到来的还是暖冬还是寒冬，总有少不了你我共赏的景，也少不了你我须携手才能跨越的屏障。

走过这长的路，当初为何出发我还没忘。假若还有什么能动摇我心神的，我依然会诚心致敬。冬里白日短促，要善待夜的长。风，忽然落上了我的发梢，无依无靠。

我们继续走吧。一年的路程还剩最后一段了。你说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